

丹·活尔曼:以色列电影的行吟诗人

钟志清

生于1941年的以色列电影导演丹·活尔曼被视为以色列电影业中备受称赞的行吟诗人,在40多年的导演生涯中,他以纯粹、自然与质朴的表达方式,塑造了各种独特而富有魅力的人物形象,给以色列电影增添了道义与活力,也为变化中的大千世界增添了诗意。2017年12月至2018年3月北京上映丹·活尔曼的6部影片,可以让中国观众看到活尔曼和以色列电影的不同层面。

女性、家庭与国族

活尔曼的许多影片均以女性为主人公,以家庭为核心。其中最为著名的莫过于根据以色列著名作家奥兹同名小说改编而成的《我的米海尔》。幽深的小巷、昏黄色调为主体的石屋以及舒缓的乐曲将人带到1950年代的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女学生汉娜与地质系学生米海尔·戈嫩不期而遇。二人一见钟情,并闪电式地结婚,但婚后生活并不幸福。电影在导语和结尾中使用了奥兹小说开篇中的话:“我在年轻时浑身充满了爱的力量,而今那爱的力量已经死去。我不想死。”可见活尔曼将影片定位在呈现男女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上。与小说相比,影片以汉娜的生活为主线,更为集中地表现出她和米海尔由一见钟情到闪婚再到婚姻失败的过程。

同时,活尔曼又通过对汉娜潜意识活动的展现使影片带上了些许国族属性。汉娜与米海尔第一次约会时,脑海里便浮现出一对阿拉伯双胞胎,这样的画面在影片中多次出现。双胞胎是汉娜幼时的玩伴,他们一起度过无忧无虑的童年。但是,1948年“独立战争”的爆发不仅将耶路撒冷一分为二,也迫使这个普通的阿拉伯家庭弃家出走。此后,阿拉伯双胞胎便开始出现在汉娜的思绪中与梦境里,裹挟她,威吓她,令她不得安宁。如果说1948年的战争把双胞胎从她的生活中祛除,使汉娜失去了少女时代的玫瑰梦,那么在1956年的“西奈战争”中,丈夫的被迫从军再度扰乱了汉娜的家庭与情感生活,令一向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她一度热衷于时政与战事进展,这是试图让影片祛政治化的导演难以回避的以色列现实生活。

《力量之谷》根据以色列女作家书拉密特·哈列文的同名畅销小说改编,背景是19世纪末期的第一次犹太移民运动。但影片并没有张扬犹太复国主义宏大叙事,而是聚焦于一个俄国少女的命运。17岁的俄罗斯少女范妮亚的家人死于俄国的集体屠杀。她怀抱襁褓中的女儿,与年迈的伯父及精神有障碍的哥哥来到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雅法老城,面临饥饿与无处容身的困境。走投无路之际,犹太青年耶海艾勒向她求婚。耶海艾勒曾经有过一次婚姻,前妻已经去世,留下一双儿女。别无选择的范妮亚含泪与耶海艾勒举行婚礼,而后带着女儿和兄长随他前往北方的萨法德,与犹太拓荒者一起开垦从阿拉伯人手中买来的贫瘠土地。她美丽、善良、聪慧,很快便赢得了众人的爱戴,但是在她的内心深处,似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秘密,也从未与丈夫开始真正的夫妻生活。直到影片结尾,她才向丈夫讲述自己在俄国遭受凌辱的经历,父母为保护她不幸丧生,她也不知道女儿的父亲到底是谁。深爱范妮亚的耶海艾勒希望帮妻子抚平创伤,在巴勒斯坦这片土地二开始新的生活。

《以色列爱情故事》讲述1947年,居住在以色列北部纳哈拉尔犹太居民点的18岁姑娘玛格丽特酷爱戏剧,梦想成为一名演员。在前往海法去观看《俄狄浦斯王》的途中,她巧遇24岁的埃里·本一兹维,情窦初开的玛格丽特悄悄爱上了埃里,但生活在一个基布兹的埃里却为以色列建国等所谓宏图大业奔忙。几经波折,埃里接受了玛格丽特的爱情,就在二人即将举行婚礼的前一天,埃里死于阿拉伯人的枪弹之下。玛格丽特只身前往特拉维夫,继续追寻自己的艺术生涯。

影片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埃里·本一兹维乃是以色列第二任总统伊扎克·本一兹维之子,死于1948年以色列建国前夕。当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恶化。与早期张扬民族英

雄主义的以色列文学作品不同,影片以热爱艺术的年轻女子玛格丽特为中心,将个人故事与民族叙事结合起来。

边缘群体的生存境遇

影片《外国姐妹》触及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女性角色、身份与尊严。女主角娜欧米是一位职场女性,她年届五旬,有英俊的丈夫、可爱的儿女和令人羡慕的职业,身兼妻子、母亲、儿媳、银行员工等多重角色,繁重的家务与日常生活琐事压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每天早晨,她需要叫醒丈夫和孩子,为他们准备早餐,而后打扫房间,驱车上班。下班回家的路上到超市采买,到家后给家人做晚饭,而后清洗碗碟,熨烫衣服,周末还要到婆婆家料理家务。她就这样日复一日,像机器一样不住地运转,丈夫抱怨她不找人帮忙,女儿抱怨她不修饰自己。

在几近崩溃之际,她接受丈夫建议,找到一个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女孩尼吉斯特帮她操持家务,于是引发影片的另一个重要主题——以色列非法外国劳工的生存境遇。尼吉斯特是个基督徒,和男友一起在以色列打工,但他们的签证已经过期,属于非法居留,随时会被驱逐出境。娜欧米的善良与包容使尼吉斯特愿意与之接近,并带她接触一个新的群体——埃塞俄比亚劳工。外国劳工是以色列社会中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数量已经超过 30 万,其中也包括大量从事建筑业的中国工人。上世纪 80 年代,大约有 8 万名埃塞俄比亚犹太人移居以色列,引起以色列文学与社会学领域的广泛关注。但其中也有数千名埃塞俄比亚基督徒,其遭际往往被人忽略。从这个意义上,沃尔曼所关注的非法外国劳工的复杂生存境遇更具有现实意义。两位来自不同种族、宗教与文化的女子之间的姐妹情谊,令人在洞悉生活艰辛的同时感到温暖。影片结尾预示娜欧米将获得家庭幸福,而不幸的是,尼吉斯特的男友却死于非命。围绕娜欧米和埃塞俄比亚人抢救尼吉斯特男友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暴露出以色列社会中冷酷、排外等不合理的现象。

疾病的隐喻和童年创伤

《绑缚的双手》是一部格调晦暗低沉的影片,描写了一位上年纪的母亲夜晚出门到充斥着危险的特拉维夫特殊区域寻找大麻,为身患艾滋病、濒临死亡的儿子缓解病痛。在此过程中,母亲平生第一次接触到妓女和吸毒者的世界,并了解到儿子在上学其间曾遭受同学性侵,经历了难以言说的创伤。这创伤与儿子被画家父亲绑缚双手作为模特的童年经历相关。影片由此充满了负疚与悔恨、疏离与理解、痛苦优雅与怜悯。

对于沃尔曼来说,选择艾滋病患者作为主人公并非偶然。沃尔曼的导演朋友阿摩司·古特曼和沃尔曼年仅 19 岁的外甥都因此病去世,于是他决定以此为题材拍摄一部影片,力现一个备受父母保护的孩子内心深处的缺失,及其对整个人生的影响。在沃尔曼眼中,疾病成了一个隐喻,非常具有个人色彩,也具有普遍意义。影片没有出现一个与艾滋病有关的词汇,却在以色列观众中引起强烈震撼。

《本的自传》将悲剧式的孤独与荒诞的生存境况及怪异的幽默感结合在一起,极具震撼力。影片以从事财会工作的本与已婚女子塔玛之间的友谊为主线。本是一家公司的会计,富有幽默感,但举止怪异,夏天也戴着手套,一向拒人千里之外。尤其是从来不触碰别人,也不允许别人触碰他。这引起了塔玛的好奇,她试图接近、了解本,与他交流,其真诚与善意终于使本敞开心扉。本出生于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母分别是出色的心理医生与人类学家。严肃的父亲令本敬畏,父子间充满隔膜,但母亲却对他关爱有加,令其倍感温暖。本自幼表现出绘画天赋,令父母大加赞赏。但童年时代曾遭性侵的经历令本从此郁郁寡欢,拒绝与任何人有肢体接触。本的遭遇令身为人母的塔玛感到震惊,她努力帮助本走出童年的创伤阴影。此时,本的父亲已经去世,而母亲告诉他:他幼年的创伤经历乃是父母的有意安排……

孩童的成长故事令许多为人父母的观众感到震撼。作家奥兹认为:影片中的幽默是黑色的幽默,苦涩的幽默,疯狂的幽默以及精美的幽默,充满了痛苦与怜悯。影片生动地展现了对人与人之间联系的渴望,即使这种联系脆弱而转瞬即逝。